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七

曾鞏子固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焉奔繁行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語補古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媧始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帝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甯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蓄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濯燧無難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

觀以周知其情偽。其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授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羣臣之曰。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欽獻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嘗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

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贏齎索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披冊而誦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變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終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析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菹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有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知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

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出規戒得周人公也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閑遠崇修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儲同人云：前美後戒，奏疏中獨創一格。其深厚逼匡劉，而又廓大之。此宋文之極盛。歐蘇不所不為也。原本經術，氣質醇厚，宜下筆時不知有劉向，無論韓愈也。○同是點竄二典，塗改雅頌，而韓則奇峭，而曾則溫醴，各造其極。○長篇文字，最易筋慵肉緩，文中節節關鎖，層層提挈，重規疊矩，脈絡關通，絕無無慵緩之病，學者宜究心焉。

福州上執政書

輦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慨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籬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於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眾，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新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道之，又識徽嚴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碣，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

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諭，釋者以謂諭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

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絲是觀之上之所以接

下，未嘗不忍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

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

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鴛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

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

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

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

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

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

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若令

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

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

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

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聞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

聚於山谷，桀黠能動眾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甯，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

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

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

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翦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乘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輦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土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以無北山之怨。鵲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

本風雅以陳情。紆徐往復。蘊藉深厚。匡劉遺風也。

寄歐陽舍人書

輦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壹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

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熟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王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輦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輦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輦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請勅注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茅鹿門云此書紆徑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特勝銘近於史而今人之作每不逮古人須俟諸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逐層牽引如春蠶吐絲春山出雲不使人覽而易盡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

明土木之
難將作徐
瑄遣其家
出都避亂
亦是此意
惜理之不
能為忠臣
也

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豈可污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豈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重懼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眾。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聲譽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

所立亦可贖矣。輦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眾。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有。其同。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履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聞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死節一層。知其將亂而先言。又一層。大旨重在先言上。蓋知其將亂而早為之圖。智高之禍。可以不熾。其關係尤鉅也。與退之與元侍御書。表揚甄濟父子事相類。而割切則又過之。○死封疆者。與誤封疆者。甚甚分別。其何以立綱紀而作天下忠義之氣耶。子固之言。不獨為宗旦一人發也。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敎曰。向敎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狀得正大。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年。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生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

○指陳戰國（此處）之弊（此處）而為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此處）而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之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此處）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戒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名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總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尊孔孟以折羣言所謂言不離乎道德者耶後段謂存其書正使人知其邪僻而不為所亂如大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然後不達不若也論策士之害不煩言而已透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序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

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法漢之小國免宜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即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芣采芣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朱子云關雎雖若專美太姒而實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竊謂庶幾得之

原本家人卦大學聖經齊家本於修身意較之漢儒學術又醅乎醅矣而文之淵茂不減中壘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所以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故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宗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生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感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蓋此書成之既難。乎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必講。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綜舉成敗興壞。一代政刑法制之詳。而於安貧樂義。不苟去就之士。獨致思焉。一唱三歎。能移我情。此

文之以神韻勝者也

禮閣新儀目錄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文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之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甯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愚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繫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眾。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為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處土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

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荀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於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亦其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則其書不得不貴。故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即所損益可知也。意見歷朝之禮。貴因時制宜。不必過執先王。至於拘迂而難行。如三代以後議復行井田封建也。通篇大旨。以禮以養人為本作主。而紆徐往復。抑揚唱歎。荆川所謂一意翻作數層者。即南宋文往往本此。能補出三綱五常萬古不變一層。更見立言無罅漏處。

先大夫集後集

公所為書。號僂鳥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

紀大法矣。公於是也。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是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導簡易。罷筦權。以與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民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諱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年。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聖主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廢幾矣。公所嘗言甚眾。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肇也。惟勇言得失。故遭逢明盛。極知遇之隆。而卒以齟齬終。見直道之難行於時也。闡揚先人使讀者忠孝之心。油然而興起。

國家有意則下詔求言至太平休養往往棄之仁宗不然所以為三代下之令主至神宗時此風盡失矣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贊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失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八之墓誌銘云

儲同人云宋至熙甯而公議廢斥無一足存楊厲仁宗義獨魚藻

范公之忠直仁宗朝之太平無事能受直言一齊傳出有生杜雙管俱下之妙行文典重紆餘則又公所獨擅也